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九十回 遇恩公馮吉談匪情

陳大勇來到滄州南關外十里之遙，有座飯鋪，好漢進鋪坐下，要了些飯食，正然吃飯，忽見一人手提竹筐、酒瓶，來買東西。見那人身穿藍布衫，布鞋布襪，年有三十上下。忽見他回頭，就瞧見了好漢，兩眼盯著英雄，只是瞧。大勇說：「這是怎麼了呢？別抓不成，再叫他抓了我，真正可笑！」那人帶笑說：「爺上貴姓陳麼？」大勇說：「正是，你怎麼知道呢？」那人說：「此鋪不便說話，等你老吃完了東西，咱到外面再講。」

大勇點頭，心內說：「這是誰呢？怎麼曉得我的姓呢？」想罷，將東西吃完，說：「掌櫃的，拿去罷！」那人說：「我也不讓你老人家了！」好漢說：「脫俗罷。」鋪家瞧了瞧，一共吃的飯錢一百十六文大錢，好漢給了錢，站起當先就走。那人說：「掌櫃的，我的東西回來再取罷！」鋪家答應。

二人走出鋪門，往南走有一箭多遠，有座土地小廟，裡面並無一人。二人進去，就地而坐。那人說：「陳老爺，你老不認得我了？」大勇說：「一時難想，尊駕是誰？」那人說：「也罷，一晃倒有十數年的光景咧！再者，我又頭上生瘡，辮子也剪了去咧，故此你老難認。」大勇說：「貴姓呀？」那人說：「小的名叫馮吉，原先也伺候過老爺，後來老爺得了押運千總，小的跟隨老爺糧船，服侍老爺。因為那日晚上，小的酒醉，在船上和一旗丁打架，被小的將他推在水內，不知死活。老爺念小的素日忠厚，給了我十兩銀子，叫我半夜逃走。小的辭爺下船逃走，無處可投，又無營運，後來銀子花盡，衣服也無有咧，看看沒吃，可就流落在滄州地面。因我給廟裡和尚鋤地，和尚見我老實，就將我留在廟內做活，直到如今，可倒有碗飯吃。」

不知老爺這樣打扮，所為何故？如今老爺的官，又升大了？」

大勇說：「別提了！」就把怎樣船上遭風，失了皇糧，將官壞了，前後言講一遍。那人聞聽，說：「這是老爺官運不好，才有如此。老爺如今又這樣打扮，似西人，有何貴幹？」大勇說：「你也不是外人，等我告訴與你。」好漢眼望那人，開言講話。

好漢眼望那人講：「叫聲馮吉你是聽：只因丟官無事做，你知道，我的家中苦又窮。後來去到江寧府，無奈又入參將營。總爺見我弓箭好，放了一個旗牌在營中。後有位，劉大人升到江寧府，見了參將，二位彼此敘交情。也不知何人說的話，劉大人，和參將討我到衙中，大人放我是巡捕，承差一名在公庭。住有三年升京內，劉大人把我帶上京。皇上親將大人派，察問一路向南行。來到滄州住公館，到次日，州衙大人把堂升。查對一應案共稿，倉庫也要驗看明。後有李忠來告狀，告的是，半夜失盜事一宗。

殺了男女人四口，大人接狀到廟中。此事交給我，在下，限三天，可就要完這事情。因此出來我改扮，假裝西人找影蹤。明月蘆花差多少，依我想，要想我成功萬不能！今日飯鋪逢著你，真是故友又相逢！」言罷大勇長歎氣，那人開言把話明。說道是：「不知那家失何物？老爺告訴小的聽。」大勇聞言哈哈笑：「你問此話為何情？」

大勇說：「你問此話做什麼呢？告訴你，也是枉費唇舌，空費氣力。」那人說：「你老告訴我，我聽聽，要是對了，豈不是好？」大勇聞聽，話有來頭，就把武舉家傷人男女四口，丟了銀子若干，玉子金條等項，言講一遍。那人聞聽，口內哼哈哈：「對呀！」大勇聞聽，連忙說：「馮伙計，你怎麼說『對』呢？」那人說：「說起來話長。」大勇說：「慢慢言來。」那人說：「我住的這廟裡，當家的老師父，我來廟裡的二年，就往海島金山寺去了，將廟交與大徒弟了凡住廟當家。這個了凡，有點子不好。先前，廟內住些小買賣兒，如今都撞了。前年，招了好些個管要人，行動就要講拿刀動槍。一言說了罷，橫是不好。前年又有八個人，來到廟裡拜把子。你瞧他們，鬧得凶著呢！殺豬宰羊，又請三義之像，紙馬飛空，誓同生死。他們的外號兒、名姓，我還記得呢：一名常七禿子，手使兩口刀，拄一竹杖，能夠過河如走平地。二名叫過街鼠劉老善，會鑽溝，又能上房，手使擲子。第三名飛上房吳配，善會跳高，手使繩鞭。第四名燕尾子劉四，善能躡跳，燕子飛，他一縱，伸手攔住燕尾，手使鐵尺。第五名閃電神鄧八，房上來去，蹤影全無，手使鐵拐。第六名仙鶴腿張四，一天能走五百里地，善能報信。

第七名，乃在教楊四把兒，奇怪，他先在北京城賣肉。這一日天降大雨，其水深有二尺多的，此衙地名扒兒衙，則見過道門走出一位老者，六十多歲，叫『賣羊肉的過來！』這四把兒答應一聲，見水深難走，用手攔住小車子的沿子，平端起來。列位想：小車多重，肉又多，實在分量不輕。端到門口，將小車放下，說：『要多少肉？』老者說：『一斤罷。』四把將肉稱足，遞與老者。老者將肉拿進去後，又走將出來，用兩個指頭，將錢一掐，說：『你拿你的拌鉤，鉤上我這一掐錢，你用拌拉得出去，我就服你是好漢！』四把聞聽，哈哈大笑，說：『這有何難？』言罷，用拌就掖好錢，連個紋絲草動沒動！四把臊了個臉紅！賭氣歸家操練。後來得遇異人，傳授飛簷走壁，這才離上京，來到滄州。因病住在廟內，就遇見了這個人，拜了一盟。第八名蕭老叔，外號半邊俏。因他右膀子上用針紮了個大半翅蜂兒，故此叫他半邊俏。蕭老叔手使單刀，飛簷走壁。

這八名，獨只他不好，又毒又狠，見了人家婦女，奸後還要殺了，以滅活口。那六個，都是前日起身，往剿州廟。聽見說，大概做買賣了。如今廟裡剩下蕭老叔和楊四把二人在廟裡呢！」大勇說：「你怎麼知道是他呢？」那人說：「那六個人臨走之時，蕭老說：『把我這兩個玉子兒金條帶到鄭州，遇客人賣了罷。』故此，我聽陳老爺說，武舉家丟了玉子兒金條等項，我才說對。不是他是誰呢？今日他們吃公東兒，和尚也在內。」

大勇聞言甚喜，說：「怎麼得我到廟內，將他認一認，再作商議？」那人說：「不難。我和爺上說這麼半天話，我回去只說等著火燒呢，等急了，我先拿酒菜回來。餚餚得了，舖子伙計送來。你老可就將餚餚送到廟裡，豈不瞧了？」大勇說：「甚好，你我就走。」

那人答應，一同站起，出了小廟，還回原先飯鋪，早將東西打點現成。那人提酒瓶、拿筐將餚餚交給了陳大勇兜著，二人出鋪，拐彎來到廟內。那人進去，說：「等餚餚等晚了，我先來了。少時舖家送來。」說罷，酒菜放在桌子之上。則見大勇走進廟門，那人說：「伙計，放在裡間屋裡桌上罷。」好漢答應，走進套間，則見炕上坐著一僧二俗，大勇細看。

好漢搭訕將餚餚擺，二日留神看僧俗。則見他：西邊坐著僧一眾，手拿鼻煙瑪瑙壺，身穿僧衣是香色。因他盤著腿，腳上鞋襪看不出。正中坐著一年少，細白麻子少鬍鬚。兩眼弔角就主惡，一臉青筋血色無。身穿青綢小布衫，薄衣快鞋登足下。雞腿襪兒青套褲，口吃水煙把煙出。東邊坐著人一個，瞧他相貌卻在教，下邊無有胡和須。年紀不過三十歲，手提竹桿抱棍槩。大勇看明三人相，心內說：「但能得差我心意足。」

好漢看罷，記准模樣，這才走出套間，扭項說：「餚餚放在東裡間了。」言罷，往外而走，說：「你老關門罷。」那人跟在後面，來到山門。大勇說：「我趕二鼓，到此拿他們。你可將山門虛掩，我還有兩個伴兒，上牆可不大靈便。」馮吉點頭會意，將門關上。大勇邁步往回裡面走。

好漢得了殺人犯，不由歡喜在心中。無意之中把馮吉遇，不是他，要得消息實不能。這一回到三聖廟，回稟大人怎樣行。半邊俏聽見甚扎手，回回又是他把兄。今晚上，拿他必有一番鬧，定要動手兩相爭。拿住兇犯事才好，不然走脫了不成。好漢思想來得快，太陽落，來到關廂走進城。

太陽將落的時候，進城來到三聖廟，問了問，說：「大人已飯時就回來了。」大勇忙進客房。大人正然閒坐，瞧見好漢回來了，大人說：「好漢回來了？多有辛苦。那事可有消息無有？」大勇說：「小人打聽著了，人我也見了。」就把見了馮吉，飯鋪相認，馮吉告訴他那個人的出沒，六個人原在廟內，因現有兇手半邊俏、蕭老叔後來假裝送餚餚，到廟內瞧準二人，前後之言告訴劉大人一遍。

好漢說罷前後話，大人聞聽喜又驚。喜的是，無名兇手竟訪住，驚的是拿他怕不能。聽起來，蕭老武藝必扎手，恰似時遷一般

同。又有回回來幫助，輕舉妄動了不成。先派朱、王、陳大勇，要拿二人有些不能。驚走蕭老無處找，再要尋他枉費工。大人低頭多一會，腹內輾轉在心中。再三再四無妙計，忽然陳大勇把話明：「大人不必多憂慮，恐怕我等不成功。小人心中有主意，我今晚，帶著朱文與王明。大人再，速傳這裡的王千總，叫他帶兵幾十名。各帶長桿與套索，令他們圍廟聽令行。我等三人將廟進，堵門擒拿必成功。如今此辦方為妥，賊人要跑萬不能。」大人聞聽將頭點：「必須如此這樣行。」說罷就令青衣去：「快傳千總莫消停！」衙役答應轉身去，去不多時，千總王彪進衙中。青衣進房說「千總到。」大人說：「叫他進來我有事情。」千總聞聽將房進，打千伺候把身躬。劉大人座上忙吩咐：說「你快派兵，跟我的人，前去拿賊莫消停！」